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—1937

In 20 volumes

VOLUME XVI: DRAMA-Part II

Preface by Yu Ling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, 1985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 第十六集 戏剧集二

于 伶 序

编辑、出版： 上海文艺出版社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发行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： 上海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3.375 插页 6 字数 633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20 定价：6.70元

戏剧集二

于伶序

目 录

一九三六年

- 赛金花(七场剧)夏 衍 (3)
夜(独幕剧)章 泯 (59)
东北之家(独幕剧)章 泯 (67)
走私(独幕剧)洪深执笔 (89)
烙印(独幕剧)宋之的 (106)
黎明(独幕剧)荒 煤 (125)
别的苦女人(独幕剧)姚时晓 (140)
日出(四幕剧)曹 禺 (158)
放下你的鞭子(独幕剧)一群戏剧家 (331)
黑地狱(四幕剧)石凌鹤 (342)

一九三七年

- 咸鱼主义(独幕剧)洪深执笔 (415)
春风秋雨(四幕剧)阿 英 (444)
在关内过年(独幕剧)于 伶 (533)
金田村(七幕史剧)白 尘 (553)
前夜(四幕剧)阳翰笙 (704)

浮尸(三幕剧)	于 伶 (799)
上海屋檐下(三幕剧)	夏 衍 (839)
编后记	(904)

一九三六年

赛 金 花

(七 场 剧)

夏 衍

幕 前 (电影)

第一场 “天生的这副爱热闹的坏脾气。”

第二场 “趁火没烧到身上的时候。”

第三场 “这手是握过飞特丽皇后的手的!”

第四场 “Prosit! 咱们漂亮的军需官!”

第五场 “跟她说西施和昭君的故事。”

第六场 “西太后沾了你的光。”

第七场 “可是，他们给她的报酬呢?”

人 物 立豫甫(山)

孙燮臣(家鼎)

赛金花

德晓峰(馨)

卢玉芳

金荣爵

程 璧

顾 妈

孙三儿

哈德曼

汉纳根

瓦德齐

廷 雍

樊 侗

魏邦贤

李鸿章

荫午楼(昌)

徐寿朋

克林德夫人

小 七

其他大官,妓女,军官,仆役等多数

时 代 一九〇〇年(光绪二十六年庚子)五月至一九〇五年
四月

地 点 北京

幕 前

(电影)(黎明)北京城远景。

——(化入)城楼近景。

(化入)破碎褪色了的黄龙旗,风雨吹打着。

——巨炮口,发射。

——黄龙旗。

——巨炮,发射,烽烟。

——黄龙旗渐渐地降下……

——烽烟,群众喊声。

——黄龙旗。

(叠印字幕)“一九〇〇年(光绪二十六年庚子)在北京”。

炮声。

(化入)(叠印字幕)“悲剧时代中的一个喜剧的插曲”。

——炮口，猛烈地发射，烽烟。

——黄龙旗渐降下。(溶暗)

幕后放黄烟，至观众能闻到火药味时，幕渐渐启，哄饮欢唱之声可闻。

第一场 “天生这副爱热闹的坏脾气”

时 一九〇〇年，旧历五月初旬。

处 户部尚书兼佐北洋军务立山邸的书厅。

精致典雅的厢厅，正面上首一张花梨大炕，炕上边挂着一幅工笔寿星画像，两边是蟠曲玲珑的一堂树根几椅，中央是一个紫檀云石面的百龄台，台上陈列着许多铜器玉件画册，左侧上方是丰富的书架，下方一带玻窗，窗外茶蘼架；右侧上方有门，通至正厅的廊下，廊下遍悬有金寿字的红纱灯，正中，有宝珞的大保险灯。

〔幕启时，正厅灯光辉煌，人声嘈杂，猜拳行令与丝竹清唱之声不绝，立山偕孙家鼐谦让地从廊下登场。立山，蒙古正黄旗人，高个儿，亢爽中有名士气。孙家鼐礼部尚书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二人带走带讲：

立豫甫 ……这可难怪他们要叫我们半开化国啦，现在假如朝廷肯废科举，开学堂，那么十年之后，……

〔让坐，二人坐下，家人敬茶烟，侍立。

孙燮臣 办学堂，开民智，当然要紧，可也有一层流弊，兄弟在天津的时候，也曾到洋务局办的学堂去考察过一下，觉得那些学生成天的在那儿讲究什么卢梭的《民约论》，孟德斯鸠的《法律魂》，满口的都是革命流血，平等自由，所以兄弟以为要办学堂，也先得将这些书籍禁止，不许学生私看，否则将来造成的恐怕不是人才而是反叛！

立豫甫 这当然是燮翁的深谋远虑，可是兄弟倒以为造成反叛的该不是什么《民约论》，《法律魂》，而是那些在民间流传着的荒唐的稗官野史，譬如这一次山东和天津的教案，那些义和拳开口就是梨山老母，齐天大圣，闭口又是白玉堂，黄天霸，一派妖乱迷信的话，满布在官民心里，这倒是一件大大可虑的事情。……

孙燮臣 豫翁讲得很对，可是……（见另一家人从走廊登场，将一大束从内厅收下来的缎轴金字之类交给侍立着的家人，孙转换话头）太夫人近来更清健了，真是圣朝人瑞！哈哈……

立豫甫 托燮翁的福。（回头向家人）来！

仆人 是。

立豫甫 外面伺候！把门带上了！

仆人 是。（退，门带上）

立豫甫 （低声地）燮翁可知道目前朝政，快有个非常大变，咱们皇上恐怕不免要做唐中宗了！

孙燮臣 （愕然）……

立豫甫 就为了义和拳的事情，老佛爷跟皇上又起了很大的冲突，瑞邸跟老刚又在从中挑动，……方才燮翁说有话跟兄弟讲，可是衙门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？

孙燮臣 （有点狼狈）不不，兄弟要讲的倒不是衙门里的军国大事，

而只是一个班子里的姑娘的事情。

立豫甫 （吃惊得站起来）嚯，那倒是新闻，咱们的孙尚书也有这样的雅兴！哈哈，哪一个班子……

孙燮臣 （抢着）豫翁别跟我老头儿开玩笑！方才跟太夫人拜寿的时候，扶着太夫人的不是一个旗装的姑娘吗？大家叫她赛金花的。

立豫甫 对！燮翁真是好眼力！那是德晓翁跟兄弟最赏识的姑娘，今儿特地从天津赶来的。嘿嘿，名满江南的赛金花，哪个不知谁个不晓的出使俄德荷奥四国钦差大臣夫人……

孙燮臣 （解嘲地咳嗽）……

立豫甫 （想到）啊啊，多喝了一杯酒，兄弟失言了！洪文卿星使跟燮翁是通家至好……

孙燮臣 （拦着）别这么说！就是为了这文卿兄留下的罪孽，文卿嫂夫人两次三番的从苏州来信，要兄弟跟陆润老制止她在京津一带招摇，可是现在天津闹着教案，乱哄哄的又不能去，事情就耽搁下来，可巧今天在这儿碰见了她……

立豫甫 哈哈，想不到在这样的时世，燮翁还会这样的认真！燮翁！一个班子里出身的姑娘，又年轻，又爱热闹，加上到过外洋，有了跟别的娘儿们不同的见识，你要她局促家乡，那不是……

孙燮臣 （苦笑）焚琴煮鹤，这本是煞风景的事情，可是（打拱）还请豫翁海涵，让兄弟跟她讲几句话……

立豫甫 好说好说，我就去要她来，（欲走，又停步）可是，说也奇怪，这姑娘不仅能够颠倒众生，就是女太太们也喜欢跟她来往，方才见了家慈，就象天生的缘法似的亲热非凡，可不是吗，听说，她在德国做钦差大人夫人的时候，那边的飞特丽

皇后也是三天不隔二的召她进宫去谈话！这……

孙燮臣 唔。（多少有不豫之色）

立豫甫 （见机）好啦，燮翁请宽坐，兄弟去带她来。

孙燮臣 费心得很！

〔立下，孙燮到古玩架前取一件铜器摩挲，前厅欢笑谈谑之声大作，孙有感慨之态。廊下有窃窃谈话之声，一个纨绔子弟和另一商人模样的且谈且走地登场。〕

甲 这事情总得请世兄在令尊跟前加意吹嘘，将来事成之后，兄弟一定特别的报效！

乙 包在俺姓张的身上，你知道家严跟莲公是八拜之交，他们又都得老佛爷宠眷，说上去的话没有不灵，莫说一个小小的江海关道，再大一点的也没有问题，（孙未被他们看见，进退两难）只是……

甲 这还用说吗！（瞥见孙，突然的语塞，对乙用目示意）

乙 （回头）喔，孙老伯！

孙燮臣 （咳嗽）原来是荫世兄！

乙 （狼狈，勉强地）今天天气很好！

甲 （凑上去）哈哈，没有下雨！

孙燮臣 ……

乙 立太夫人真是好福气！

甲 真是好福气！

孙燮臣 （咳嗽）

乙 （咳嗽）

甲 （重重地咳嗽，吐痰）

〔一阵笑声，立带赛金花从廊下来。〕

〔赛声：你说啊，哪一位孙大人？〕

〔上场，见孙家鼐，赛笑容顿敛，立刻故作镇静地向孙请安。

赛金花 跟孙大人请安，太太跟少爷小姐们都纳福。

孙燮臣 托姨娘……（咳嗽）托姑娘的福。

〔甲乙趁机下场，互相做一个鬼脸。

立豫甫 燮翁宽坐，兄弟到外面去招呼一下，一会儿就来。

孙燮臣 （拱手）请便。（对赛）请坐。

赛金花 大人面前，哪有我坐的地方。

孙燮臣 坐了好讲话。

赛金花 谢大人。（坐下）大人那儿可有苏州府上的来信？太太姨娘太太少爷跟德小姐一定是……

孙燮臣 唔，很好，你还不忘记德官他们，可是你也记得我跟陆润庠大人和你在纱帽胡同讲的话吗？

赛金花 完全记得，一点儿也没忘记。

孙燮臣 可是你已经违背了当时讲好的条件。

赛金花 大人所说的是哪一条？……

孙燮臣 那时候跟你讲定了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在短时期内，不准上京师来，这儿的熟人太多；第二，今后不准用富彩云和梦鸾这两个名字做标榜，替你老爷留些体面；第三，除出遗嘱上的五万块钱和首饰衣服之外，今后不准再向洪家需索。……

赛金花 一点儿也不错，我全遵守着，不遵守的倒是洪家跟替我们居间的（使一眼色）孙大人！

孙燮臣 （站起来）你讲什么？

赛金花 第一，我离开北京已经六年啦，“短时期之内”已经说不上；第二，我现在叫赛金花，并没有用彩云和梦鸾的名字；第三，压根儿我就没有拿到老爷吩咐给我的五万块钱！大人总知道那位叫洪奎的侄少爷回到苏州之后，就昧了良心，把

款子私自吞了，藏匿起来不见我，我四下派人找，也没有找着他，第二年冬天，在上海马路上碰见他，他支吾着说，“新嫂子，您放心，转过年一定给你。”可是转过年他又躲远了，为了这件事，正想向孙大人喊冤呐！（质问似的）大人，我犯了哪一条？

孙璧臣（语塞）那是你自己不是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你不该再到京津地方来搭班子，况且，象你现在一样的奇装异服，招摇过市，被别人当作国家将亡的妖孽看，你老爷的面子也给你丢尽啦！

赛金花（几分夸张地笑）嚯嚯嚯，大人真是爱说笑话，好象整个儿天下的衰亡，完全是娘儿们的衣服穿坏了似的！嚯嚯，……就在北京吧，妖孽可真多得很呐，上面从老佛爷……

孙璧臣（大声地）呸，闭嘴！

赛金花（抿着嘴娇笑）闭啦。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（扭着身子欲走）

孙璧臣（命令似的）你得很快的回南边去，否则……

赛金花 否则又怎么样？

孙璧臣 否则叫五城撵你出去！

赛金花 谢大人！赛金花等着撵吧！

〔打一个千回身走。未及门口，立山扯着卢玉芳兴冲冲地进来。〕

立豫甫……这一刻儿也等不得，跟您说孙尚书有话跟她讲……（与赛遇）喔，好极啦，这是上次跟你讲过的卢玉芳侍郎，知道您在这儿，特地赶得来的。这（指赛）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金花！

赛金花 跟卢大人叩头。（行礼）

卢玉芳 别多礼吧，满个京师都在讲着您的名字，缘浅得很，直到今天才见到……

〔立山见孙家鼐为难状，很快地过去招呼，孙家鼐告辞。此时德晓峰拿着一瓶洋酒醉醺醺地从门外进来。〕

德晓峰 找遍啦，找遍啦，我还当你赖酒，原来在这儿跟赛姑娘见礼，哈哈……再喝一杯。

孙燮臣（放响嗓子）玉芳世兄，晓翁，请宽坐，兄弟失陪啦。

德晓峰 喔，燮翁！想不到，也在这儿，喝一杯！

孙燮臣 多谢多谢。

〔立山陪孙家鼐下。〕

德晓峰（望着孙的背影）怪啦，孙老头儿……唔，（往赛看着）跟你讲了些什么话？

赛金花（故作感慨）承诸位大人看得起，本来想到京城里搭班的，可是现在看模样儿已经不能够啦！

德晓峰 什么？孙老头儿跟你讲了些什么？……

赛金花 他说我在京津地方招摇，要叫五城撵我出去！

德晓峰 笑话！天津的义和拳跟洋人闹得这么凶，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的孙老头儿不跟洋人办交涉，倒在娘儿们身上发脾气……

卢玉芳（笑着）正因为不敢跟洋人讲话，或者在洋人面上受了委屈，才在姑娘们头上来行使威风！

赛金花（含情地望着玉芳）卢大人讲得真对！

德晓峰 可是，你放心！

〔立山上。〕

德晓峰 有咱们替你撑腰，什么都不怕！老佛爷也听咱们立大哥一句话！对啦，高碑胡同的地方倒很不错，反正天津乱哄哄的住不得，火车能开到哪一天也说不定，倒不如趁机会搬到这儿来……

立豫甫 好极啦，一定这么办！
卢玉芳

德晓峰 （对家人）来！看酒，（回头）咱们先在这儿替赛姑娘……

卢玉芳 （望着赛，走近一步）初次相见，本来是不该讲的，咱们虽则听了很多赛姑娘的故事，可是揣情度理，好象没有一些儿真话似的，假使可以，倒很想知道一点儿……

赛金花 （带笑地）不，卢大人！今儿是大好日，谁个儿都该替老寿星快活一下，这样的事，讲了——（惆怅低头）叫众位大人不愉快！

立豫甫 （望了望大家）这倒不妨，这儿没有外人，……

德晓峰 到底是玉芳有主意，这样好的故事，从来也不曾请教过。

赛金花 （对卢瞟了一眼）别的倒不妨尽让人家说，就是对我跟洪家走开的那件事，到现在我还觉得不曾做错。老爷死了不满两个月，太太就请了刚才的孙大人和一位陆大人跟我讲话，说我不安静，对老爷没良心。那时候我说过，“陆大人说我没有天良，其实正因为天良发现，才一点儿也不装假！老老实实的求太太放我走，这并不是故意闹别扭；老爷待我好，我是个人，哪有不知道，半路丢我死啦，当然很悲伤，在七里愿意守，那也是真心话，那时候我也想替老爷争口气，图一个好名儿，可是天生就我这一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，（渐渐地兴奋起来）事到临头，自个儿也做不了主。老爷死了，没人管束我，我自个儿又管不了！硬守着，闹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，那才真的对不住老爷！我不能装假幌子骗人，骗自己，不如直截了当，让我走，好歹死活，不干姓洪的事！”诸位大人觉得对吗？那时候……